

亲缘依依

怀念母亲

母亲去世快两周年了。这两年来,我一直沉浸在失母的痛苦中,回想着母亲点滴往事,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

我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多少种,她基本都尝遍。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候农村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当时我母亲不到而立之年,我上面有两个姐姐。我母亲生下我第三天就下田劳动挣工分。多年后,我的老母亲腰腿经常疼痛,我要带她去诊治,她说,没有什么,就是生你时坐月子落下的。子女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受难日,这是事实啊!

在我幼小的记忆当中,经常目睹母亲为去公社粮站买返销粮不辞辛苦的情景,特别是每年到暮春时节,青黄不接,家无余粮,度日如年。一到这个时节,母亲满面是蜡黄色(明显的营养不良),经常夹着一只破口袋三天两头朝十几里外的粮站买返销粮,由于没有钱,每次只能买够吃几天的粮食。有一次家里急等粮食下锅,母亲买粮还没有回来,父亲蹲在门口抽着水烟袋,吸几口就站起来看看。“你妈回来了”,不知望了几次,父亲脸上露出了笑,接过母亲背回来的口袋拎进家里,我赶紧搬张小凳给母亲,大姐拿来毛巾给母亲擦汗,之后便忙烧饭了。“我急死了,今天买粮人太多,我与人说家里还等米下锅,人家才让朝前面排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还乐呵呵的。

2000年9月初,我从部队转业回乡工作,见母亲的机会较多。但母亲也日渐衰老,特别是我父亲帕金森综合征病已到后期,基本上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一切全靠母亲照顾。母亲无怨无悔搀扶着父亲与病魔周旋,直到父亲驾鹤西去。

2019年以来,由于工作原因,周六加班基本上成常态,周日有时还要忙些其他杂事,就没有周周回去。因为总觉得母亲身体还好,就没有过多注重与母亲多待些日子。母亲去世前两天,因为她感冒挂水,我抽空回去了,母亲见到还说:“你老是不来家,我很想你。”我笑了笑说:“下次回来陪您。”

回城第三天下班的路上,接到大弟的电话,他哭着说:“我妈走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当晚赶到家,见到母亲躺在冰棺里,我与她已经阴阳两隔了!两天前的一面成了永诀,她那声“就在家吃过中饭再回去”的要求,竟成为母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心痛!作为子女有许多时候还不能理解她,不能认真倾听她的诉说、与她进行交流,有时还会给她添堵。有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特别是我,在30来岁时,有时回家,遇到一些不顺心事,不是去找自身原因,时常用过激的语言去冲撞她。如今,母亲走了,我再也无法表达我的愧疚之情,再也没有机会尽孝,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看不到她的身影了。我后悔当时为何不录一段与母亲交流的视频,或者录一段她生活中的一个片段?

不管在什么年纪,没有人能轻易接受母亲的离世,她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存在。在时间这趟飞驰的列车上,母亲一直陪伴着我、关爱着我。没想到,这样的时光竟戛然而止,母亲一言不发地下了车,留在了一个陌生的站台上,剩下我还在车上飞驰向前。

古今文缘

缘结宣传队

10年同窗,50年情怀。今年入伏这一天(7月16日),原清江市红小兵宣传队50年后的师生大聚会上,年届八十的王志祥老师领衔的10多位师生临时组建的乐队,为当年芭蕾舞《白毛女》杨白劳、喜儿扮演者冯苏宝、王海燕的一段歌伴舞表演伴奏,赢得近百名参加这个大会师生的热烈掌声。我的胡琴情缘就是从参加这个宣传队乐队开始的——从当年芭蕾舞《白毛女》到《红色娘子军》,从器乐合奏《地道战》到歌舞《亚非拉人民得解放》,从合唱《长征组歌》到《黄河大合唱》,从红小兵宣传队到清江市红卫兵十年制学校宣传队……

在乐队里我印象最深的学长是杨晋勤。他比我大几岁,是杨珍云老师的弟弟,小提琴、板胡那个时候他就有一定的演奏基础。像《开塞》《马扎斯》等经典小提琴教材,小提琴名曲《新疆之春》,还有《白毛女·扎红头绳》片段的板胡独奏等,在那个年代能够规范练习,娴熟演奏,是宣传队能挑大梁的屈指可数很了不起的学长。

还有就是徐增竹老师,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当时也就十岁左右,进宣传队乐队后,开始在水门桥消防队西的文化馆上课、排练,不久,又到了现在的清晏园,即老人常念旧的城南公园西南角的大院子少年之家,半天上文化课,半天排练节目。有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都是全场排练,全乐队伴奏。还有,器乐合奏《地道战》等,当时就是由徐老师负责。如果需要小号伴奏,徐老师会精彩呈现在部队练就的小号优美的声音。而一般情况下,徐老师都是弹大三弦,带着我们20来位学员排练,我们宣传队也常被邀请到工厂、部队、农村、学校演出,不仅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从小也得到了舞台艺术和社会实践的历练,出彩而又出众。可谓是,一人快乐,全家光荣。

随着“文革”结束,清江市红小兵宣传队建制撤销,整体回到清江市红卫兵十年制学校(即后来的老坝口小学和六中)。幸运的是,徐增竹老师组建的有6位二胡小伙伴的小组,我又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16日这天虽然刚入伏,但“上煮下蒸”的炎热天气已持续多日。为防止因聚会生意外,我以身说健康,因为我们师生都步入老年,平安和健康是我们自己的福气,更是我们子女的期盼。在聚会上,我趁学员代表发言的机会对大家回忆说,9年前,我生了一场大病,亲身体会到“爱妻爱子爱家庭,没有健康等于零”的深刻道理。

音乐立德树人,音乐让生活更美好(周海宏语)。结缘宣传队,幸福获益一生。感恩!

名人话

尘缘若梦

缘聚缘又散

■陈亚林

2009年那年春天,我与徐州沛县一家人结缘。那天,小区门口来了一个年轻女孩,打听哪里有租房的。她根据邻居提供的电话号码找到我。恰好我家有一套闲置空房,我便问她要租多久,她情绪很低落地说,两三个月吧,我因时间太短嫌麻烦,委婉拒绝了。可她突然就哭了,搞得我茫然不知所措,赶紧把她带回家中请她说出能让我信服的租房理由。原来,是他年仅22岁的哥哥不幸罹患白血病,现在入住二院血液科病房,急需租房以便照顾哥哥。

她家中姊妹四人,父亲37岁那年因意外去世,母亲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非常不容易,眼瞅着孩子大了,生活又有了盼头,突然家里的顶梁柱坍塌,唯一的儿子查出了这个要命的病。我听了,顿生恻隐之心,安慰她办法总比困难多,一切都会好起来,救人要紧,别谈钱了,先在我家住下吧。女孩姓张,长得很漂亮,因为哥哥的病,在她脸上蒙上一层花季少女不该有的愁云。我想该如何帮这个多灾多难的外乡人做点什么,先是求助媒体“请帮他一起托起明天的太阳”,晚报连发六篇文章跟踪报道此事,引发关注。

接着,写求助信求助血站寻找配型的血小板,写信给沛县的妇联和红十字会求助,在网上发起网友捐款6900元。社会各界和热心市民、爱心企业纷纷捐款,有位素不相识的女士直接把1000元送到病房,陆续为这个落难的外乡人捐助共计20多万,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平时生活上,我也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北方人爱吃面食,我看到病人母亲从徐州带来一大包煎饼,主食就是喝开水就煎饼,偶尔炒点土豆、辣椒,我在下班途中不时买点牛奶、鸡蛋给病人补充营养,有时买点荤菜、大馒头送给他们。五月份天气热了,病人的母亲还穿着两个月前来的衣服,我赶紧从家里找了一大包衣服给她换洗。微不足道的帮助,也是送人玫瑰手留香吧。

在经过二院血液科医护人员精湛医术的治疗后,病人的病情终于有了好转。令人可喜的是,血液配型终于成功了。我感到非常欣慰,在缘分的天空里,虽然我们萍水相逢,但万物皆因缘而生。缘聚缘散终有时,在我们生活中,缘分总会让人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

在我们认识三年后,因为换了手机也搬了新家,我和他们一家人慢慢失去了联系。

木工孙师傅

■蔡述杰

今年立夏后一个晴朗的上午,我在家眼瞧放在西屋当间条桌下一个直径80厘米、高24厘米的大木桶,忽地发现此桶的下箍已滑落到地面,但上箍与桶底还保持原状。我心想:此桶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大集体时期全家省吃俭用花了15元钱从集上买回的。

如今下箍滑落,想必是因为年久此箍铁条已生锈去劲,此桶要想继续使用必须立即换底箍。我骑车去街上买来箍桶铁条,又马不停蹄地骑车到同属蔡工村的季庄组,去请擅长木工工艺的师傅孙家荣。

孙师傅先用钳子将铁条按桶板底部周围用尺事先量好的长度断下一节,然后再麻利地做成底箍,紧接着就开始上底箍。上桶箍这事对于做木工手艺已有多年的孙师傅来说,本应是轻车熟路、易如反掌的事。但因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家乡早就很少有人使用木桶,故孙师傅原来有的上桶箍一扒就上的极佳工具扳钳,因用不着,不慎丢失了。虽然如此,但胸有成竹的孙师傅眉头都没皱,连忙小心翼翼地木桶翻过底朝上,然后用起子从木桶底口将桶箍朝上撬。为防止已撬上

去的桶箍滑掉,聪明的孙师傅每撬五六寸远就用铁钉固定,然后继续撬。孙师傅毕竟现已75岁,明显看出体力减退,桶箍撬上一半已是汗流浹背。但他毫不叫苦,仍然手拿工具撬个不停。不到一个小时,已将桶的底箍上好,大功告成。中午经我再三挽留,孙师傅才在我家吃了中饭。临别时我掏钱给他以表感谢,可他却摆手,连声说:“小事一桩,何足挂齿!”事后我从别人口中得知:2020年春孙师傅因患胆结石动过手术。知情后我感动万分、彻夜难眠,曾经与孙师傅交往的一幕,不由又在我的眼前浮现出来。

时光倒流到2018年5月初的一天上午,为了改变家里斧头不快、锯子锯棍不快又“咬”口、小桌子因年久桌面损坏的缺陷,早饭后我就用小推车将这些物品推到孙师傅家请他修。孙师傅放下手里别的活,立马替我弄好……

我每当遇到家里有求木工师傅帮忙的活儿,总是想到邻组孙师傅,这能说不缘吗?孙师傅为人勤劳善良,多年来他帮助过我家很多忙。

对于人际关系,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个最合乎我性情的原则,就是尊重他人,亲疏随缘。

——作家 周国平

缘分天空

國緣V9 清雅酱香

成大事必有缘



「酱香新经典」

《缘文化》版由
淮海晚报社、今世缘酒
业 联办